

梁 耿 的 小 著
梁 先 生 的 小 品
滑稽

目 錄

一	梁 先 生	一
二	老 關	九
三	三 個 階 級	一七
四	十 三 號 房 室	三〇
五	小 徒 弟	三八
六	一 場 足 球 戰	四六
七	小 胡 與 老 熊	四九
八	低 三 角	五五
九	辦 公 室	七〇

梁先生

小的

世人都把「名」與「利」聯在一起，其實名和利迥不相同。因為「名」可以使入上進，努力要好，的確不是壞東西。

可是話不能在一面兒上說，假如把「名」字放在梁先生身上，可就擰啦！這個名字反可以害了他，所以說話也得有尺寸，別不着邊兒。

梁先生是個好名的，他好名好的一血呼，自是你給他一點贊許，他便把產業分給你都使得。甚至於情人，名義是他的而同人家去開房間睡覺，他都不在乎；反正名在他那兒就成。

他有四十多歲，快五十歲的樣子，頭髮全撒了頂，只留在後腦杓子一點毛，每天還拿梳梳一番呢；整整齊齊，就好像磨菇一般，當中光溜溜，四圍有許多

幫兒。

二

梁先生永遠穿西服，他以爲穿西服便是二十世紀的人，穿中服便是十九世紀以前的人。可是他還不知道他那身西服，在外國已經算做十九世紀的式樣了。可是別同他說外國，要一同他談到外國，他便把他的事情，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的事，都同你講起來，雖然你已經聽他講過十幾次了。

梁先生對於衛生學研究很到家，他時常把情人贈的手絹他拿去消毒……向人來說。他的身體保養的很好，雖然頭髮脫落，可是那不關衛生事，衛生應衛生在心裏，要不怎麼梁先生雖然年已半百，而童心猶存呢！

梁太太很胖，胖得成了一塊派。據梁先生說：是他給她衛生的原故。

梁太太年紀不大，可是老心已至，時常拿梁先生當作兒子看待。梁先生的主義：自是外邊都知道名義上你是我的老婆，則暗中實際上作你的兒子亦無妨，就

是拉車的王二見着也不能叫你老太太，這不就結啦麼！

梁先生的衛生散步處，便是野雞公園。梁先生有個主義，名曰「野雞主義」——他說硯秋還有主義，野雞就不能來個主義嗎？

他捧野雞，他說捧野雞是人道主義，其實他捧別人，別人也得幹哪？

他對於野雞還認識不甚清楚，有時把野雞看作是人家的奶奶，有時把姨太太看成野雞，其實所謂野雞所謂少奶奶是，一而二，二而一也。要不怎麼一捧就靈呢，沒碰過釘子。

他一進公園的門，便往女人身上看，逛公園淨看樹成嗎？假如沒有女人誰還上公園？梁先生上公園是實行人道主義來了。見着一個女人，便咳嗽一聲，不靈，再顧而之他，反正是公園裏有的是。

他走在最後邊，看見有位密斯剛進後門，窈窕柔婉，嘿，真叫值一眼！他趕

過去，繞到她的後邊，咳嗽了一聲，靈啦，回過頭來，向他一笑。他幾乎躍起來，摸摸領帶，兩手齊插在褲兜裏，走過去道：「怎麼剛來，叫我等了很久。」那女子便說：「有點事。」

他一聽，心裏一跳，但又馬上沉住氣，怕什麼？她敢理我就沒錯兒，跟上去，機會過了多麼冤！他說：「坐一坐好不好？」那還有不好的嗎？那女子點了頭，便直向茶座走去。

大方，的確是太太樣兒，兩人往茶座兒一坐，梁先生得意極啦，坐在半躺式的藤椅上，把左腿搭在右腿上，看着來往行人。他媽的你們全是一對一對的，老梁也是一對啊！看看我的太太，柔媚的很，老梁的福氣，誰比得上呢？

「正格的，到是什麼呀？」梁先生想：「馬馬虎虎在一起坐，連姓都不知道，萬一有熟朋友碰見，怎麼介紹呀？一致情梁先生淨惦記有熟朋友來，好顯顯他

的豔福！

梁先生把皮夾子拿出來，凸囊囊的特意在那女子面前幌，又由裏面掬出一張名片，放在桌上，表示告訴她說：「這是我的名字。」那女子真不錯，認識字，要不怎麼能當太太呢？只見上面印着一梁伴傑，外洋留學生，梁惠王之後裔，梁作友之兄。」等字樣。那女子向他作個媚笑，說：「我們回去吧！」梁先生想：回去？回那兒去？我這裏還沒碰見一個熟人呢？然而她已然站起來，無法，會了錢，同她一路走出，她坐的是包月車，他只好雇了一輛，追隨着她的車而來了。彷彿走了不久，到一個大門前站住。門前一個電燈，那罩子寫個「張」字？他心裏這樣想着。那女子走進門來向他一招手說：「站在那裏作什麼？」他這才敢往裏走。後面拉車的一喊，把他嚇了一跳，「先生，您還沒給車錢呢！」

屋裏的擺什很是講究，梁先生心裏說，可是擺什似乎還沒有她這屋裏闊氣。

她脫了衣服，只穿着極薄的紗衣，曲線顯露的很，站在椅子旁邊，身體靠着椅背，笑道：「你怎麼呆站在那裏？帽子也不摘？」

梁先生自認一世精明，可是在這裏也不是怎麼啦，摘了帽子，怕露着禿頭，又戴上啦。她笑着過來，把他的帽子奪在手裏，說道：「不能走，你怕什麼？」

「其實要說梁先生要走，那才叫屈心，他不但不想走，告訴您說吧，我是不走了！」

梁先生假裝大方，往床上一坐，看了她一眼，見她並未注意自己的禿頂。咳，這項是放心心啦。咳嗽了一聲，爲是破除寂寞，可是痰真上來了，四下找了找痰筒，沒見着，她說：「這屋裏是有點濕氣，尤其犄角兒最濕，因爲是新搬來的……」

「梁先生趁這機會把痰咽下去了。」

梁先生說：「還好，我在外洋的時候，那屋裏都很潮濕，潮濕，比這屋裏潮

原
书
缺
页

原 书 缺 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是差點勁兒！

好啦，機會來啦，他的朋友交了一位女朋友，不是情人，是想作情人而辦不到的，他的朋友一想、自己戀不上，也不能叫外人戀去，放着自己人爲什麼不作個人情呢？所以給老關介紹啦，言明以兩杯冰激凌作謝。

老關對於戀愛應有的知識，早就打聽清楚啦，寫信怎麼稱呼，郵票怎麼貼，約會時怎麼等着，買東西時怎麼拿着，繞彎兒時怎麼跟着，統統有充分的練習甚至於握手接吻的姿式都預備好啦！

「老關也交上女朋友了！」他一邊照鏡子一邊這樣想：「將來到那個程度時，求婚不求婚呢？」這麼早就考慮上婚姻問題了。

老關的女友非常漂亮，長長的頭髮。包着蛋形的臉兒，好像綠葉裏包着蘋果。模樣蠻個兒，說那兒是那兒！因爲這樣美麗反到叫老關直嘀咕：「這麼好人兒

跟我？我的老爺，那不是明擺着叫我失戀嗎？一有咱，老劉居然知道「失戀」兩字。

管他三七二十一，老劉有錢，萬事亨通，架不住給她一個勁兒的騷，沒有不成功的。現在的密斯兒們，那一個靠得住呢？

於是老劉寫信把女友約來了。未來之前，老劉先整理屋子。華士奎的對聯，當中表着總理遺像。「裸體畫兒掛不掛呢？」他想了好久，終於掛起來，正好遮上幾條臭蟲血跡。架子上的時憲書，多擺了幾本，桌上放着一本北京指南，旁邊一本幼學瓊林，翻開着，表示女友來，他正在讀書呢。

佈置好了，往凳子上一坐，看書，看不下去，心裏想，想她怎麼還不來呢？自己照了照鏡子，沒有什麼污痕，看看月份牌，十七，不錯是今天；地上有黑蟻，蟻正拉着一個花生皮，拾起來，拋到痰筒裏；痰筒該倒了，提出去，倒在廁所坑

裏，放在屋裏又倒了點水。

有人叫門，心裏跳起來，擊了腦門子一下，不是作夢，走出去，把門一開，一個警察道：「取這個月的房租。」老關說：「明天再說吧！」轉過身來，「他媽的！」

這回又叫門，老關輕輕的走到大門口，從門縫兒往外瞧，幸不辱命，真來啦，老關斗的把門一開，倒把女友嚇了一跳，定睛一看，老關九十度大在躬着鞠。

女郎走了進來，到了屋中，一看桌上有本石印的書，上面還畫着許多古代人物畫。遂問道：「關先生近來用這個功嗎？」老關從後邊一瞧，見她翻着幼學瓊林，忙道：「可不是，近日太忙，都是朋友，沒辦法，這個求寫對聯，那個求編祭文，真是應酬不了。我看看這個也是爲典故記得熟一點就是了。」

女郎笑了一笑，老關猜她的意思，知道她嫌書舊一點，遂說：「近來我也想

買一點洋書，像張資平，郁達夫什麼的，您知道的書，一定比我多，您給我介紹幾樣，我到書攤兒上買去。」她一聽他的話，簡直對於文學渺茫得很，說得滿不在行。遂勉強客氣了兩句，問道：「關先生寫信給我約來，有什麼事嗎？」

老關心裏算計着，剛見了兩次面，便約人上公園，恐怕不成。請吃飯却冠冕堂皇，遂說：「我請吃個女招待，怎麼樣？」

她皺了皺眉頭說：「您看有報今天那裏電影好？」老關說：「好，我最近定了一份小小日報看。」老關定小小日報，就是爲的看看學生的消息，也跟着學學怎麼戀愛。他接着說：「平安春人歌舞團的電影不錯。」她笑了起來說：「那是歌舞，不是電影。」

老關有點窘了，一想她還沒有喝茶，遂道：「先坐一坐，我去沏茶，一毛錢一包，香片，剛買的！」她連忙說道：「不用，我還有點事，我走了。」